

「音樂中的大自然印象」主題音樂展導讀 撰稿人：林則雄老師

「音樂」與「自然」(或稱「生態」)，一向不放在一起討論，事實上，對大多數人而言，很難想像「音樂」如何和「自然」發生關係。具體而言，討論音樂與自然間的關係作為一種研究領域，確實是這二、三十年以來的事情。這樣的一種積極討論的開展始於上個世紀的七零、八零年代。隨著時代變遷，環境的惡化是眾所周知，文學批評界對此乃有深入的討論，文學的研究者關心我們作為人類社會的一份子，是否能在我們的世界文學資產裡找到有利的證據，證明我們人類的長遠思想活動其實與自然界間有著的密切關係，藉以能鼓舞人們，面對人類現代化後，因種種制度結構(如：資本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等)所引發的自然生態的嚴重破壞，能產生正面的力量。音樂研究者在這一個思想浪潮中並未缺席，在研究的腳步上雖稍落後，但已漸漸趕上。

音樂的批評家們，跟隨文學研究的腳步，近來的成績也相當耀眼，他們的研究工作包括(但不限於)下面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根本於自然文學研究的初衷，他們企圖在人類浩瀚的音樂文化資產裡尋找來自自然界的訊息，他們確認並從事詮釋此中有關生態音樂表現的形態和內涵，他們發現：歷史上有不少大音樂家，如貝多芬、拉威爾等等，他們創作便有著濃厚的大自然關懷，像是描寫田園景色，其中富含如暴風雨等等實景之音樂描寫的《田園交響曲》等等，訴說人類的音樂創意史確實與大自然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些生態關懷的表現形態也不只限於西方音樂，也可以在其他音樂文化中發現，如：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其所相關的中國文人的古琴音樂，便表現著關懷人與自然間和諧關係的內涵。第二方面，晚近一種新的自然音樂(或稱生態音樂)的認知態度，以至於創作的新的方式，正在作曲界與批評界形成。相對於過去音樂被視為一種人類獨有的心靈活動，「人」被當作所有一切音樂創意的主角，這種以「人」為一切中心(ethnocentrism)的思考模式在這個新思維裡被部分或全部揚棄，有識者認為：音樂本是人類與這一個「物的世界」(包括動物、植物、非生物)間交涉的經驗、感悟與表現，我們因此不必固著於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反之，更應傾聽「自然」，讓大自然成為音樂的主角或共同創造者。

這些實驗性的想法與作為，可以從七零年代後期開始出現在幾個生態音樂家的音樂裡聽到，如：Alan Hovhaness，他不但以鯨魚的聲音作為創作的材料，並以尊重自然的創作態度，肯認鯨魚的聲音在此創作中與人類平等的創作者地位。另外，聲景(Soundscape)音樂家，如：Richard Lerman 更以新的錄音/收音科技，嘗試促進人類與大自然間的良性互動，透過聲音(音樂)讓人與環境進行深度交涉。這些聲景藝術家們相信，這種種創意之人與自然界交涉的具體實踐與音響創造(sonic creation)，能一反過去「人一自然」對立的舊思維，促成人與自然間關係的改變，喚起人類面對大自然(生態)的良知，提升人類與物的世界和諧並存的覺知。他們認為這樣的聲音創造，對人類而言是充滿意義的，因之，這種聲音也當然符合了音樂的定義。

如同以上所示，這是一個態度上的問題，人類藉著聲音(音樂)重新認識「物—我(人)」，不管是從過去的文化遺產，認知人類音樂文化與大自然的密切關係，或是透過創意的音樂作為，對這一個「物—人」的世界進行再認識與再體驗，兩者都有積極的意義。在這一個全球環境惡化的危機時刻，透過良善的動機、新的聲音科技，與無限創意，聲音藝術家們

(sound artists)希望重建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這一次的音樂展，我們除展出相關以大自然的題材作為音樂創作的資料(如第一方面所示)，並在導讀時欣賞以上第二方面所提到的種種新一代音樂創作者的成果，可惜這一方面的音樂，礙於此實驗性的創作因流通所限，相關出版品並未能在此次音樂展中購得，實屬遺憾。